

一花一叶一情缘

□孔祥秋

兰，有清风的形，有雨露的香，有月光的魂，自古就深为人们喜爱，赞其有君子之德。说到君子，我突然无端地认为，剑的发明正是以兰为蓝本的，看那洗练的剑体正是兰叶的样子，而那剑格，也就是护手，造型应该来自兰花瓣的灵感。剑，颇具兰草的君子风范，尤其是那系有剑穗的所谓文剑，多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甚至是一种礼器。这不得不让人想起爱兰亦佩剑的孔子，佩剑亦佩兰的屈原，他们吟唱着的《诗经》与《楚辞》，都是兰花的香。

我们现在见到最早的剑，应是出土于西周初期的文物，那青铜之色，让我再次想到了兰草。

“兰之猗猗，扬扬其香”，兰被一路传唱着，被人们收入书卷，也被收入画卷，但从不入俗，即使是乡间叫兰的女子，也多端正优雅，行止有形。

明朝的女子马湘兰，似乎是入了俗的，陷身于青楼楚馆之中，立身于秦淮河艳粉香脂的岸边，哪还能有空谷之姿？

马湘兰，也叫马守真，生于富庶金陵，身在官宦人家，小字玄儿，又字月娇，本应过琴棋书画的小姐生活，可那一场不可知的家难，也就注定她不管是守“真”，还是守“贞”，都已经守不住。

风尘，多污尘，青楼浊气重。

既然以兰为名，马湘兰的确正是兰一样的品格，不以颜色争春风，只以内在显情愫。据说，她姿色平常，但才情绰约，尤其擅长丹青。她有兰香，也有剑气。一支笔就是她贴身的短剑，她将兰画于纸上。在那卷轴之中，也许才能独善其身。

马湘兰写诗如兰，画兰如诗，有清香，有优雅，有洒然，有自在。花端叶正，彰显一颗守住本真的初心。真希望有人能以画轴之爱，将她娶了，从此她与他画里画外，生死如一。

初在江湖，浅尝风雨，那份真，的确是想守，特别是一个女子，为挚爱而花开，因花开而被爱，都是一生所求，一生所愿。怎奈岁月艰辛，谁能独在空谷，芳香逍遥？就算秦楼楚馆会有明月清风的邂逅，可有几人能被时光成全？终究是恨叶愁花，凄凄惨惨成为谁弦上不尽的殇。近了，远了，听，都是泪满襟。

这里，飞花落叶多凄凉，偏偏她是马湘兰，任日子如何虐待，她依然一笔一笔认真地画兰。一幅一幅，终于画来了王稚登，一个飘逸俊秀，一个优雅痴情，果然志趣相投，果然相看两不厌。她为他画一叶兰，一花一叶是最真的表白，她愿为他从此共入空谷江湖远。可有谁知，这个他忽远忽近，言辞闪烁。或许仕途不佳是一个男人的借口，可兰草的本心并不是登堂入室。马湘兰懂他的无奈，所以一直痴心不改，就算那个男人逃离般远去，她还是亲赴苏州王家府宅，两两相坐，又似那一叶一花两倾情，梦回初相识。南京、苏州，一年年如此周折，也如此蹉跎。

那一年，马湘兰用尽最后的力气，倾情又倾财，为他祝七十大寿。王稚登也感动，也感叹这是苏州难得一见的盛况。可是就算泪流满面又如何？一叶已衰，一花已残，一段缘已散。

马湘兰画兰，常有竹相伴，常有石相倚，这的确是画自己的心。青竹有节，瘦石有品，兰，终究是柔情之物，需要这种依恋，需要这种守望。这，又何尝不是万千女子的本心？

都说马湘兰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红颜知己。她是红颜，谁是知己呢？一颗芳心不过是纸上花。马守真，不，马湘兰，一“厢”情愿的女子。57岁，一切都已遥遥无期，她端坐在四围的兰花里，将自己年华最后的颜色一丝一丝燃尽，羽化成一株孤孤单单的墨兰。

四百多年了，宣纸老了，那兰花也已经老了，可是看一眼，隐隐感觉那里有一抹沉淀的青铜之影，让人生叹生赞生唏嘘。以剑气守真的人，“真”却付流水。

又是兰花渐开的季节，该哪里去看？我忽然有些茫然。

诗二首

□于金元

生活间隙

玻璃缸在桌子上
鱼儿游来游去
在水的中心

我贴近玻璃
贴近游泳的鱼
它瞪大了眼睛
看我
一个不会游泳的家伙
在玻璃缸的边缘
羡慕它的样子

墙上的钟声响了
它一个摆尾
模糊了我的仰望

春风

一支神奇的画笔
轻轻一抹
小草枯色中站出了鲜亮
枝条灰色上绽开微笑
世界亮了

小草的心
小树的心
在深深的天空里闪亮着
绿叶和花朵，闪亮的外延
美丽，夜色中银河的水

春风吹响了鸟儿的歌唱
清晨，踏着春天的脚步
一步步的春风
一缕缕的芬芳
春风和歌唱互生着翅膀

柳哨声声

□冯天军

“万条垂下绿丝绦”的春天来了，婆娑的柳枝在风中飞舞，柳树是春天里最美好的点缀，也是我童年里最欢乐的玩伴。

折下柔软的柳枝，随便编成一顶柳帽，那是童年里最实在、最忘情的梦幻，戴上柳帽和伙伴们演绎一段打斗的场面，更是一种童心的满足。

清明节到来，按照祖辈的习俗，不忘给家中的狗狗阿黄编织一个柳圈戴上，据说这样到了夏天阿黄就不会招跳蚤，那是多么美好的盼望。我和阿黄，一个戴在头上，一个戴在脖颈上，一前一后，多像是春天的宣传员，奔走相告。

但是，最动情、最嘹亮、最能展现儿童春天的还是那声声的柳哨，那是贫穷年代里最好的玩具，能奏出儿童心里最浪漫的乐章。折下直溜的柳枝，慢慢地扭动，青青的柳皮就和它白生生的筋骨脱离了。然后，截下一段，将一端用指头捋一下，用嘴一吹，就能发出“吱吱呜呜”的声响。如果想要柳哨发出脆生生的声音，那就选择苗条的柳枝；如果想要柳哨发出浑厚的声响，那就选择粗壮的柳枝。小孩子多选择苗条的柳枝做柳哨，因为相对容易一些。

柳哨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好的，做得最好的当属叫狗蛋的伙伴，他虽然在学习上一塌糊涂，可是做起柳哨来灵巧得很，而且做一个成一个，个个顶呱呱。我们都很羡慕他，但他并不沾沾自喜。当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做不出个像样的柳哨时，他就会主动帮助我们，他做的柳哨吹起来果真比我们自己做的响亮得多。我曾向他请教制作窍门，他只是憨憨一笑：“哪有有什么窍门，只不过用心了些。”

柳哨做成了，田野里更热闹了。你吹、我吹、他吹，哨声此起彼伏。阿黄兴奋地随着我们的哨音来回撒欢儿，幸福着我们的幸福，欢乐着我们的欢乐。哨音虽然没有什么节奏，但也给春天增添了一份伴奏、一份灵动，给我们寂寥的童年增添了一份乐趣、一份热闹。自制柳哨，不用花钱，而且坏了还可以再做，因为那棵棵柳树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柳哨在那时在那地，丰硕着童年里自食其力的成长，演绎着童年里少有的希望和梦幻。

我们在下午放学时做一个柳哨，第二天带到学校，下课就吹起柳哨，老师并不反对。可是，有一次，我耐不住柳哨的诱惑，竟然在老师动情地读着一篇课文时，发出了嘹亮的哨音。老师停下读书，同学们的目光都投向我，仿佛要将我穿透，我的脸颊绯红。接下来，老师不仅没收了我所有的柳哨，还罚我站了一节课。

能吹柳哨的时间很短，但是留在童年里的记忆很长。直到长大成人，直到有了孩子，每到柳枝吐翠时，我总要折下柳枝给孩子们做些柳哨，但是孩子们对此并不热情。我知道，他们手中有玩不完的玩具，并不稀罕这些土里土气的东西。时过境迁，我仍走不出那柳哨声声的童年，因为那里有自由和欢快的音符。



一孔之见